

中国人看印度：镜中的自我

——一个青年知识分子亲历印度的真实感受

范晶晶

提起印度，多数人的感觉是神秘。传说中，她有着辉煌过去，却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落伍了。在德国浪漫主义者的眼里，印度是一个世外桃源，散发着灵性的光晕。而在殖民母国英国的学者看来，发达的梵语文学证明了这片土地曾经有过繁盛的文明。相形之下，人们最不愿想到的，就是今天的印度。混乱肮脏，贫穷落后，她似乎深陷泥潭、无法自拔。过去与现在、理想与现实、今生与来世，交织成一幅错综复杂的画卷。看印度，总如雾里看花，朦朦胧胧。而中国人对印度的感情，则更为暧昧。曾经，我们受惠于她，使得佛教文化在中土大放异彩。早期西方学者所作的东方学研究，多数都将中国与印度并提，中国的位次还排在印度之后。走入近代，两国的关系始终阴晴不定；既是睦邻，又是劲敌。经历了改革开放，中国的发展一日千里，而印度似乎还裹足不前。二者的关系变得更微妙了。印度的知识分子，依然习惯于将自己看作是上位文化，中国只是鼓其余波而已。但是，面对着这个强邻的经济飞跃，忍受着“中国制造”的狂轰滥炸，他们也无法无动于衷。见贤思齐，时或有之，但那份文化自傲始终根深蒂固。中国则抱定了实用主义的态度，古代向天竺取经，近代则向更远的西方——欧美看齐。至于印度，几乎已不在我们的视野范围之内了。

成王败寇，自古皆然。这是中国人的政治哲学，也是我们的处世哲学。我们须向胜者致敬，却不必问或不敢问其手段正当与否。我们对游戏中暂时的落后者漠然置之，却不去想愚者千虑，或有一得。在当今世界，经济指数便意味着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以此作为衡量标准，印度自然是一个失败者，其命运就是被弃如敝屣。然而，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也教导我们：“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遗憾的是，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可供借鉴的经验教训实在太少，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幸好还有一个印度，与中国如此地类似——同为人口大国，一样背负着沉重的历史包袱，也同样致力于国治民安。看印度，有时仿佛是在看另一个中国，镜中的自我。或许有些时空的错位，或许还有些失真，但即使是一面哈哈镜，也能映出大致的影子。行进途中，偶尔停下脚步，回望来路、看看同伴，或许能让前路走得更加稳健。

探访比哈尔：昔时佛国乐土，今日穷乡僻壤

在印度境内，比哈尔邦可谓是与中国渊源最为深厚的一个地区。比哈尔的得

名，与佛教很有关系。印地语的 **Bihara** 来自梵语的 **Vihara**，仅一音之转，意为佛陀经行的区域。此地的巴特那与加雅地区，大致上就相当于古代摩羯陀国的范围而佛陀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摩揭陀国度过。因此，这里就成了中国佛教徒朝圣的场所。法显来过，玄奘也来过，并且都留下了关于此地风土人情的记载。从公元前7世纪到公元后6世纪，这一地区先后见证了童龙王朝、难陀王朝、孔雀王朝、案达罗王朝、笈多王朝的兴衰，尤其在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代与笈多王朝的旃陀罗笈多二世时期，此地更是成为印度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时佛教势力也很强盛。然而，经历了千余年的繁盛之后，今天的比哈尔邦已沦为印度最贫穷的一个邦，文盲率高居全国之首。

我们的第一站是菩提加雅（**Buddhagaya**）的大菩提寺。**Buddhagaya**，又一个以梵语为词源的印地语词汇，意指佛陀走了。从加雅火车站下车，将行李寄存在车站的库房内，坐上一辆当地人称为 **Auto** 的电动车，三个人就颠簸着前行了。由于火车晚点两个多小时，又鉴于印度混乱的交通状况，我们担心时间来不及，就告诉司机如果在四十分钟内到达目的地，就多给 10 卢比的车费。效果立竿见影，在拥堵喧嚣的市区，司机的同伴不停地跑上跑下疏散交通。不禁感叹印度人的欲望是那么的微末，不到 2 元人民币就能让其尽心尽力。出了市区，就是另一片天地了。宽阔的原野上满是绿色，种着小麦、花生等各类庄稼，也有高大的棕榈树，偶尔还看到在地里劳作的人们，一派宁谧的田园风光。大菩提寺里，最有名的莫过于那棵菩提树。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有许多信徒在树下打坐悟道。周围则有各国佛教徒在那里修建的佛寺，泰国寺、日本寺、中华寺、西藏寺等，各有特色。在里面转了一圈，碰到许多的西藏人。有四川佛学院来进修的，也有生活在印度的藏民。托他们的福，里面还能买到小包子。

之后便是在王舍城度过的两天。没有电动车，只好租了一辆马车，带我们观看附近的佛教遗迹。王舍城为五座山峰所环绕，首屈一指的自然是灵鹫峰。好事的日本人在印度各地广建佛塔，名之为 **Santi Stupa**（梵语，意为和平塔），此地也不例外。为了让人们瞻仰佛塔，他们还投资开设缆车，直上峰顶。好在佛塔位于灵鹫峰的邻峰上，但依然很煞风景。就在我们气喘吁吁地爬山时，发现缆车吊在空中不动了，原来是停电。于是幸灾乐祸地想幸亏没坐缆车，不然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滋味可不好受。一路上都是乞讨者，最让人震撼的一幕发生在山脚：俩姐弟，分别约莫两三岁、一岁不到的样子，赤身裸体的，在热辣辣的日头下并排躺在光秃秃的地上睡觉。一会儿弟弟醒了，开始哭闹，姐姐还睡着。这时走过来一个面色黝黑的妇人，把小的那个抱了起来。生活的艰辛，全都刻在脸上。接下来去竹林精舍遗址，脑海里还是那对姐弟的影子。不过日本人又在遗址的旁边建了一个新竹林精舍，供奉着妙法莲华经。于是我们又很愤慨，觉得日本人到处出风头，以假乱真。

作为中国人，另一个不得不去的地方就是那烂陀，亦即当年玄奘留学印度修习佛学的地方。依然只有马车作为交通工具，叮叮当地走在乡间路上，清风习习。天边有些微云，是印度旱季少见的阴天。一路上有树林有池塘，确实是修道的绝佳场所。关于此间玄奘纪念堂的建立，颇有些传闻。早在中印交好时，便有意于此计划了。但等到中国政府有这个经济实力，还是近些年的事情。印方原想立一座玄奘的跪像，向其印度老师戒贤致敬。中方自然不乐意：既是我们斥资如何能做此等有损国威的事情！交涉之下，还是立了一座玄奘负笈的站像，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随后去参观了那烂陀寺的遗址。那烂陀自公元7世纪始便成为印度佛学的中心，鼎盛时僧徒达一万余人。到公元13世纪伊斯兰教入侵之时，将其付之一炬。如今呈现在眼前的，只有断壁颓垣。

走过比哈尔后觉得，或许有过农村生活体验的中国人更容易适应印度，也更容易理解印度。尘土飞扬的街区、坑坑洼洼的道路、赶不走的苍蝇蚊虫、拥挤喧闹的人群，都让我回想起童年的故乡。那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孔，除去年龄性别的差异，与罗中立的《父亲》几乎没什么两样。我们何其幸运，已开始享受物质上的富足；我们又何其不幸，那青山绿水间的平和与自足，已丧失殆尽。

游历阿格拉：莫卧儿王朝的余晖胜景

位于亚穆纳河畔的阿格拉，曾是四代莫卧儿皇帝的国都，其鼎盛期从1526年持续至1658年。从巴布尔开始，直到晚年的沙贾汗，都在经营、完善着这一都城，留下了美轮美奂的各式伊斯兰建筑。其中最为闻名遐迩的，非泰姬陵莫属。然而，去过了才知道：类似的宏伟建筑还有不少，如宫城阿格拉堡、阿克巴大帝的陵墓、法塔赫布尔·西格里（胜利之都），等等。泰姬陵之所以能一枝独秀，恐怕要归功于那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真实与否并不重要，似有似无之间的传说，给这座华美的建筑增色不少。走在大理石铺设的道路上，周围尽是人声喧哗。隔三岔五就能听到汉语，有普通话、粤语、上海话，于是怀疑是不是回到了中国。人们忙着拍照，呼朋引伴。或许很少有游客能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一座坟墓。心里不禁为泰姬感到不平。传说中，她的遗愿就是一座华美的陵墓，为此沙贾汗倾举国之力达成了她的心愿。当时的她，或许只是出于宗教目的，渴望死后的安宁。如今，每日忍受着游人的喧闹，不知会作何感想？不过，印度政府规定：每周五为穆斯林在此地进行礼拜的日子，不对外开放。大概这也就是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命运吧，只能靠出卖祖宗的一点家当来补贴眼下。

相形而言，阿克巴陵就显得门可罗雀了。在这里，好热闹的中国人也少了很多。然而，四周静谧的氛围，却更适合去品味墓主的一生。阿克巴的伟大，就在于作为伊斯兰教徒的他，能宽容地对待印度教与基督教的发展。一个与传统的印度相联，一个与变换的外界相联。据说，其陵墓的建造体现了他个人的哲学思想

东西南北四道门，中轴线上便是主墓。既有帝王的气势，却也不失简约，中正而平和。若就思想内涵而言，这座陵墓或许比泰姬陵更高一筹，后者只以华美取胜但世人只是慕名慕色，反过来说，这也成就了阿克巴陵的幸运。至少，我们会怀着一种敬畏之心去景仰墓中的安息者。阿格拉另外两座伊斯兰式的代表性建筑，也都与阿克巴相关。阿格拉堡与胜利之都，都是他曾经的皇城。大理石镶嵌技术绝美的宝石贴花，利用水流控制房间的温度，对于风向与采光的选择，无一不体现着工人们匠心独运，也可以想见这个帝国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说故宫给人的感觉是沉重与压抑，这里则流淌着通透与灵动。

离开阿格拉，在其他城市游走，越是能体会到这一强大的王朝给印度所带来的影响。为了宣扬伊斯兰教文化，莫卧儿的统治者在各地广建清真寺。几乎每一稍有名气的印度教庙宇旁边，都会矗立着一座清真寺。而适应了后者的瑰丽宏伟，印度教庙宇就不堪入目了。无论是圣城瓦纳纳西的湿婆金庙，还是加尔各答的迦利女神庙，以一个旁观者的眼光来看，都是惨不忍睹。寺庙面积很小，到处是摩肩接踵的人群。地面上湿漉漉的，白色的瓷砖沾上灰尘后就成了脏兮兮的黄色。前来祭拜的教徒们虽然手拿献神的鲜花，穿得却十分邋遢。人们互相推来搡去，一步一步挪动着绕庙右旋。迦利庙的墙壁上还黑漆漆的，特别脏，安着一架生锈的老式电扇。各处都很让人窒息，难以产生宗教情感。中国人提起佛教或道教，总会想到名山古刹、世外高人。寺庙道观是远离尘俗的仙境，至少应该是远离闹市、窗明几净、宽敞透亮的。西方教堂高耸入云，白色的大理石、庄严的壁画，都让人心生敬畏，怀想尘世以外的另一个天地。然而印度教的庙宇，又挤又脏，就是俗世的一个缩影。

或许是伊斯兰文化将印度教逼至了如此困窘的境地？又抑或印度教本身已弃绝了浮华的俗世、对此并不在意？无论如何，这种反差，是去印度之前不曾预料到的。总以为印度是以传统的婆罗门文化为本，一路上走来，伊斯兰式的建筑细密画、书法已远胜于印度本土的文化产品。印度教的荣耀，似乎只有到博物馆去寻找了。在那尘封的历史中，还可以见到吠陀时期的三大主神、以及后来《往世书》中继起的三大主神的石雕。本为体验印度文化传统而来，沿着恒河一路前行却意外地遭遇了伊斯兰文化。盛极一时的莫卧儿帝国，在印度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不由想到：若是外国人想来寻求中国文化的传统，或许也会遇到同样的困惑与意外吧。

漫步加尔各答：明珠蒙尘

去印度之前，天真地以为只要会英语，就不存在语言障碍。毕竟，印度被英国殖民统治了那么多年，英语也是官方语言之一。然而，去了才知道，英国的统治仅限于上层，并没有深入民间，普通人日常使用的还是当地方言。于是一路走

来，我就成了聋子和哑巴。幸好还有一些梵语的基础，看指示牌多半能猜出意思但旅行中问路、砍价，都得靠着同伴，这种感觉难免不太好。而且，不会当地语言，始终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看到我很失落，他们安慰我说：“德里会英语的人就多了。来过这些地方，等你到了德里，会觉得德里是天堂。”就在我万分沮丧时，天堂提前出现了，那就是加尔各答。从秣兔罗沿途向西，第一次看到宽阔的柏油路，第一次坐上 Taxi，第一次仰望高楼，第一次能方便地使用英语问路、买东西。整个人仿佛获得了新生。

在我的坚持之下，终于获得了独自出行的机会。首先要去的当然是印度博物馆，其历史之悠久、规模之大，居全国之最。早在 1814 年，英国皇家亚洲协会便创建了这座博物馆，并陆续将印度各地的宝贝运往这里，故而馆内的藏品极为丰富、包罗万象。专业的地质馆内陈列着各种模型与化石，活泼生趣的动物馆里展示了印度次大陆的各种鸟兽昆虫，现代化的面具馆则呈现出各地区的民俗传统，令人目不暇接。或许最有特色的，当数犍陀罗艺术专展，在其他博物馆是看不到的。馆内经常能碰到一群群的印度中小学生，身穿蓝色校服，在老师的带领与讲解下参观学习。博物馆的旁边就是地铁站，对于游客来说是极大的便利。加尔各答地铁是印度第一条地下铁路，从 1984 年开始运营。时至今日，列车已显得有些锈迹斑驳，但环境依然干净整洁。每节车厢分为三区，左右两区是男士座位，中区为女士专席。不过，高峰期拥挤的时候，站着的人也就顾不上规矩了。

被视为英国在东方的第一座国立教会教堂——圣保罗大教堂也位于地铁沿线。到那儿时，已是晚上六点多。白色的哥特式建筑，在暮霭中显得十分肃穆。在印度，进入所有的宗教场所都是要脱鞋的，包括佛寺、清真寺在内，而教堂却是个例外。观摩圣像时，不由想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第一次进教堂，却是在印度真是奇特的际遇。圣保罗教堂的对面便是维多利亚纪念堂，建成于 1921 年，糅合了英式建筑与莫卧儿建筑的风格。本是纪念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1947 年印度独立后加入了关于独立元勋的一些展览。如今，这里已成了旅游胜地。

漫步在加尔各答，既可以看到一栋栋瑰丽的宏伟建筑，也有一些破烂不堪的小房子。据说，英国殖民统治者撤出以后，这座城市就没有新建过像样的建筑一方面，印度土地是私有制，国家没有权力进行拆迁并征集土地进行大规模建设，于是便有了土屋茅舍与商业大厦比邻而居的奇特景象。另一方面，印度人对殖民统治有一种影响的焦虑，他们不愿借鉴英国早先的建筑设计，而是另辟蹊径。这样刻意建出来的房子，丝毫不符合加尔各答的地理及气候环境，既不美观亦不舒适。曾经，加尔各答是英国在印度进行殖民统治的首府；那时的印度，被称为是女王王冠上的明珠。如今，明珠已经蒙尘，何时才能发出更璀璨的光华？

家国之思：印度知识分子难解的心结

阿拉哈巴德位于印度三河（恒河、亚穆纳河、娑罗室伐底）交汇之处，河畔经常有朝圣者的临时帐篷。白色的一大片，如同风帆一般，颇为壮观。这里就是印度两位总理——尼赫鲁与英迪拉·甘地——的故乡。在印度独立时期，此处的尼赫鲁故宅更是风云际会的中心——圣雄甘地在此居住过一段时间，印度国大党的几次重要会议都在此召开。1970年，英迪拉将这座公寓捐给印度政府，建了一座博物馆，成为印度中小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尼赫鲁家族属婆罗门种姓，家世显赫且颇为富有。这座古宅有着宫殿式的华美外观，里头的摆设却相当的西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架架的书籍。甘地、尼赫鲁等人的办公室、卧室都很简陋，只有木板床与普通的桌椅。在这里，空气中似乎都弥漫着那一代印度智者的道德操守与社会追求。他们出身富贵，却保持着朴素的作风；他们留学海外，却对印度的文化传统念念不忘；他们生活无忧，却始终关心着底层民众的利益，不惜身命。他们也是在希圣希贤，用生命践履着宗教信仰或智识信仰。

回到德里开会，接触了印度当代的一些知识分子。在三天的会议期间，有幸见到了印度学术界的著名人士 Lokesh Chandra。他不仅是印度传统文化、艺术方面的学者，还是许多相关丛书的编辑者。因其对印度文化所作的贡献，曾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其父 Raghuvira 更是知名的梵文学者，也是政治活动家。早在1956年，他对中国进行过为期3个月的访问。当时中印关系密切，周恩来总理曾特批允许他从中国挑走了十几火车皮的珍善本书籍。这批书如今正以 Sata Pitaka（“百藏”）的丛书形式陆续出版。¹或许是因为这段经历，Lokesh Chandra 也对印度与中国之间的文化交往颇感兴趣，在会议上还即兴发表了数次谈话。虽已84岁高龄，但依然精神矍铄，双目炯炯有神，思维十分敏捷。然而，言语之间，难以掩饰他对印度文化的自豪与自傲，隐隐暗示：中国文化不过印度文化的一个支流而已。他似乎对印度的贫穷视而不见，真诚地高谈阔论，要提倡印度文化中的人文主义与世界主义精神，将其传播到动乱频仍的当代世界。作为一个中国人，难免有些不快，但也不得不被他强烈的使命感所感染。

会议结束后，一个偶然的的机会，去拜访了一位文化界的女士。她主要从事电影业，宣扬印度传统以对抗西方的强势文化入侵。约莫五十来岁，据说是甘地家族的成员。她家有两个佣人，只在我们吃晚饭的时候匆匆露了个脸。客厅里摆着各种艺术品，绘画与雕像。大大小小的灯盏，都用磨砂的乳白色玻璃罩着，发出柔和的光芒。大家坐在沙发上，三三两两地聊天，有沙龙的感觉。两个书柜，我仔细观察了一遍，里面的书全是英文的，主要涉及文学与政治，但没有一本印地语书籍。她解释说她们那个年代受的还是英文教育，成年后保持着阅读英文的习惯，但偶尔也读印地语的著作，也能用印地语写作。我心里不禁嘀咕：若是这

¹ 这段故事是回国后王邦维老师给我们讲述的，据说是季羨林先生当年讲给王老师听的，认为研究中印文化关系的人不可不知这段渊源。

样的教育背景、这样的阅读习惯，真能对印度的传统文化有深刻的了解么？然而她对自己传统的热爱却溢于言表。

印度知识分子对待他们的传统有着一种宗教式的虔诚，对待自己的民众则有着深切的同情之心。无论是早期的甘地，还是今日的 Lokesh Chandra，在印度内外都有着许多坚定的追随者。他们既是学者，也是民众的精神导师。在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兼有这种圣人情怀与人格魅力的恐怕并不多见。

题外话：不可说的印度

回国后，总是面临着同一个问题：觉得印度怎么样？说印度好，必然会受反驳：“如果印度真的好，为什么还那么穷？”仅以贫富为标准来衡量国家的发展程度，本身就凸显了当代中国的问题。至少，印度人愿意有自己的文化坚守而中国用几十年的时间来摆脱传统、奋勇向前，成效如何，或许还有待时间的考验。在印度，人们是心安理得的。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富贵，行乎富贵。贫贱者有贫贱者的生存之道，乐天知命，绝不铤而走险。富贵者有富贵者的道德操守，乐善好施，绝不恃强凌弱。而在如今的中国，富贵者无法餍足，贫贱者穷斯滥也危如累卵，却自认安如泰山。反过来，说印度不好，也定会有一批人说我只看表象。但不可否认的是，表象依然能反映存在的真实，印度的贫穷是有目共睹的。与中国正好相反，印度人在对待传统的问题上走向了另一极端，几乎已是食古不化。早期西方学者将印度塑造为一个崇尚神性与灵性的国度，只是为了纠正他们自身文化中过于理性机械的一面。而印度人则将其奉为圭臬，以为他们古人所创造的文明果真完满无缺，不需要任何改进。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优越感，使得他们难以正视当代世界的发展，从而认清并解决自身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则显得洒脱得多，颇有禅宗随立随扫的气度。

无论如何，以上都只能算是一个局外人的或许不沾边的评论而已。每一个文化都有着复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个人的智识难以穷尽。或许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看看邻居，反思自己。善则加勉，不善则改。